

生活語錄

吳康民

隱蔽戰場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揚揚「隱蔽戰場的忠誠戰士」。所謂「隱蔽戰場」，就是說，為對付敵人在我方進行的秘密破壞活動的重要組織。國家有「安全系統」的機構，政府有「國家安全部」。這些部門的活動都不是大張旗鼓地進行，在對付敵對勢力潛伏於我國的各個部門、各個地區的特務分子，只有用秘密的方式來對付。有個別我方的機要工作人員，受不了敵人的利誘或其他的各色陷阱，變成敵方潛伏在我方的內奸。上述的這篇文章，就以舉一反三的例子，警惕從事秘密工作的人員，更要潔身自愛，切勿上了敵人的圈套。

百鳥朝鳳

不知閣下是否知道，最近內地有一部電影叫《百鳥朝鳳》，引人注意，原因除了它是導演馮小剛的遺作（導演吳天明在電影上映之前，就去世了），還有它的「宣傳手法」，既有馬田史高西斯、張藝謀等著名導演推薦，又有製片人「下跪」求觀眾進電影院觀看。這部電影在香港暫時沒有上映，但在內地一睹其風采，電影講述傳統鄉村藝人對「噴噴」音樂藝術的保育和堅守。當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愈來愈快，「新」的東西不斷吞噬「舊」的東西，傳統的文化被「進步」的文化取代，似乎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正如片中的「噴噴」音樂，面對西洋樂、流行樂、商業社會的衝擊，愈來愈得不到重視。我們可以反思，例如電影中的「拜師禮」，是否太封建了呢？如果說這些規矩不應該保留，那麼是否可以根據時代發展，改善它，令它繼續擁有生命力呢？

「人民日報」談的隱蔽戰場的鬥爭。它說的一些叛徒都用代號，其中一位代號為「〇二」，說被「我國核心要害部位的一屆高級領導幹部」，「後被我國間諜機關策反，對國家核心機密和國家利益造成巨大危害」。〇二則是我國重要核心要害部門的一位師職幹部，還有一位「〇三」也是一個機要幹部，「但他們最終被我方成功抓捕」。敵人策反的、要利用的，都是一些在要害部門工作的人員。比如上述的「〇二」，因為長期駐外，便被我國情報機關策反，並經長期精心培植，再安插在我國重要核心部門，涉密極深。但我國國家安全部門，撤開調查大網，確定可疑人員，終於在涉密文件中發現犯罪人員留下的破綻，經過艱苦細緻的工作，終於將叛徒繩之以法。

天命由他想到玄學，只覺欣慰。自古至今，玄學風水的地位，雖然有起有落，但一直在華人社會的文化中保存、進步着。我們當然也有面對西方「同行」的競爭，例如塔羅牌占卜、星座、水晶球占卜等等。但幸運的是，我們始終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發揚玄學文化。認識天命的朋友都知道，我從來沒對西方的占卜抱有一「敵視」的態度，因為天命覺得心誠則靈，大家各有獲得生命智慧的方法，當然是好事。今天命不屑的，一直只是「江湖術士」一類的所謂師傅，把玄學當作騙錢的工具，正如電影當中完全「噴噴」當作賺錢工具的人。他們也許覺得自己「賺了」，也許有時又埋怨賺得不够多，但是沒有意識到，自己不僅沒有尊重傳統智慧，而且也絲毫無法真正體驗它其中的樂趣和奧妙，此乃「偷雞不成蝕把米」是也！

瑞典學院操生殺大權

值得一提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組織機構較複雜，但也有嚴格分工。簡言之，瑞典學院評選出文學獎的獲獎作家；諾貝爾基金會負責管理基金和資產、安排頒獎儀式等等；而瑞典政府任命基金會審計團的主席，並且由國王本人親自向獲獎者頒獎。

個問題發表意見，一定會通過學院自己來表達，而不會通過任何其他方面的人士或機構。（埃斯普克）根據諾貝爾的遺囑精神，諾貝爾基金會重點事務，包括以下的職責：一、候選人提名人的資格；二、各獎項的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的設置、保密規定；三、董事會的任命和法人以及基金會管理的審計等。保密工作是非常嚴格的。章程註明，在二項評選決定公佈之後五十年內不可洩露任何有關評選過程的信息。章程還提到，有必要可設立諾貝爾機構來協助有關獎項的評審。

由此進一步確認，瑞典學院具有自主權。「瑞典學院意識到評獎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會努力維護自己的獨立與自主。如果瑞典學院需要對某

對其措辭每個部分的討論都是非常活躍的，其實是院士的集體文學創作。（說《諾貝爾文學獎》之五）

天音

楊天命

不知閣下是否知道，最近內地有一部電影叫《百鳥朝鳳》，引人注意，原因除了它是導演馮小剛的遺作（導演吳天明在電影上映之前，就去世了），還有它的「宣傳手法」，既有馬田史高西斯、張藝謀等著名導演推薦，又有製片人「下跪」求觀眾進電影院觀看。

燈光遐思

在遙遠的童年，就在託兒所把眼睛哭壞了，所以從小對燈光特別挑剔。近年開了時，特別愛逛燈飾城，無論花團錦簇的吊燈，還是小巧玲瓏的檯燈，都愛。燈的造型由繁變簡，由簡變繁，極簡主義終於佔了上風，還原燈的本質。檯燈變得輕巧，我最愛那種帶紗罩的檯燈。

總是在品味燈光。從小，我最不愛教室中的日光燈。那光雖明亮，可是冷冰冰，讓人聯想起淒冷的自習室。冰冷的課桌，厚厚的眼鏡，沒完沒了地做着為考試而設的習題。同學都比我強壯漂亮，似乎都在嘲笑我的拘謹、我的眼鏡。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班裡五十名學生中只有三個戴眼鏡，其中就有我。我總是認為，大自然中的光色彩無窮，燈光也該是有情調的。在小區散步時，愛悄悄觀賞一個個燈光閃爍的窗子，想像着燈光下人家的日子。相比白色燈光，我更愛暖色調燈光的窗子，有家窗戶裡有一盞紅色的檯燈，更讓我聯想翩翩，那紅色的光色中，可能有有人假在床頭，或聽着音樂，或捧着本心愛的小書。消受這兩樣事兒，都得有私密空間中暖暖的光。

照大地之時，我正臉朝黃土、背朝天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讓我學會了捕捉邊角角的自然光。北大荒邊疆的夏天，清晨兩三點天就亮了。當第一縷晨光閃亮時，讀書的知青就起身了。我和一位閩密比賽起早，藉着玻璃窗透出的亮光讀書。有位閩密如此獲取時間，自學了高中數學，恢復高考後，她考上了北京大學。偶然收工早，我就去村後的小樹林，藏在麥垛後，利用夕陽柔和的餘輝讀書。有的知青更勇敢，傍晚溜達去離村三里地的小河邊學英語，直學到日薄西山，那兒是勞改們的墓地，後來有自殺的知青也埋葬在那兒。那位天天偷學英語的知青，文革後考上了外語學院。

有個秋季的多雨天，割大豆時我不小心把手割了個大口子，緊急往進團部醫院，被迫當了病號。吊着胳膊的我經過偵查，發現住院部有個隱密的小角落，終夜亮着明晃晃的燈，於是天天鑽那兒去看書，讓值班醫生很是頭痛。

再來去插隊，住進一間冬冷夏熱的小西廂房，終於脫離集體宿舍，有了獨立空間。第一件事，就是從家裡帶來一個天藍色的日光檯燈。檯燈安放在炕桌上，讓寒冷的小屋透着溫馨，可惜當真正的嚴寒來臨時，燈管經常被凍得打不亮，得請電工來敲搗半天才好。知青選調那年，我被調去了一個沿海城市，依然帶着那藍色的檯燈，安放在單身宿舍的窗台上，每天晚上在幾位室友熱鬧的閒聊聲中，享受我的燈光。我羨慕有一雙好眼的人，他們能在任何光線中閱讀，可惜我做不到。人生那麼漫長，我得愛護眼睛。

看一個家的燈光，往往能窺到主人生活態度。一位善於理家的女主人，自然會在家裡營造層次豐富的燈光。客廳中待客的燈光必是燦爛輝煌，而臥室書房那些私密的空間，就需要柔和的燈光。走廊和陽台呢？別致的吸頂燈最合適。檯燈的選擇，更需要講究，尤其喜歡的是，在沙發邊放一盞角度自由的落地燈，夜深人靜之時，假在沙發上的閱讀，是多麼愜意！



■燈光 資料圖片

鵬情

趙鵬飛

舊時代的女子都是傳奇

歷史的塵埃散漫，舊時代的風光泛黃，隔着一生的戰戰兢兢之中，倏倏存活，顛沛流離的苦難路上，一碗碗湯裡激盪着友情，一個個肩膀可以支撐起信賴的愛情，一床被單既遮風又擋雨的骨肉親情，都是艱辛旅途上尤為珍貴的食糧。倘若，三親周全之餘，他們用手中筆，把坎坷和偶爾的小確幸記載了下來，對於平時時代的句子，都散發出別樣迷人的味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那個時代的女子，無論幸福與否，最終都成了傳奇。

當張愛玲、蕭紅、林徽因，都已名滿文壇了，出身名門、才華橫溢的楊絳，仍然在錢鍾書身畔紅袖添香。從清華園的一見鍾情，到相濡以沫的一生。楊絳的婚姻，成了傳統世俗裡才子佳人的最好楷模。江南水鄉鴻雁傳書，異國他鄉比翼雙飛。翰墨芬芳的書齋裡，他寫她，她唱他，他隨她，炊煙繚繞的生活裡，她是他的「灶下婢」，他是她的「大阿寶」。

萃神

查小欣

羅明珠減肥導致猝死？

天妒紅顏，傳來噩耗，昔日「開心少女組」的羅明珠，突然猝死，終年四十七歲，結束短暫的人生，其他成員李麗珍與袁潔瑩均表示難以接受。有指羅明珠近日積極籌備復出拍網劇，並服用減肥藥，是否因而引發心臟病不治猝逝，則要進一步驗屍確定。

路地

湯祺兆

西醫總是可以臉不紅地描述自己搞出來的問題，然後會用製造另一問題的方法去解決眼前束手無策的問題，這就是西醫的邏輯，然後告訴你科學令他們不斷討論改進。其他療法提議用洋蔥、蒜頭、魚腥草及不同精油等天然抗生素，不會有抗生素性，他們卻不肯用——說到底都是沒有專利，無利可圖的問題。

追菌追毒的「醫療」

不要以為只有病人才會遇上抗藥性的危機。人類現在吸收抗生素的最大來源是食物，為了讓動物生長過程中無「病」，大量用抗生素滅菌好壞，最終抗生素的歸宿就是人類。去年中國發現豬隻、雞肉及住院病人身上找到無藥可醫的抗藥基因「MCR-1」，外界憂慮超級細菌會廣泛傳播。

健康瘦身方法，千萬不要亂試。